

性/別教育教師記事 麻辣女教師

桃園王老師



有天，在中央大學校園遇到了一位學妹。她跟我說：「聽說你成了一位穿衣服很另類的老師，怎麼我以前並不覺得？」

我已經忘了自己在中大時的穿衣風格是怎樣的了，但我可以清楚意識到的是，畢業一年多以來所接觸到的同事們（不論是高中的或大專的），是如何嚴峻地用眼光來批判我這個尚未被Format的新進女老師。大家認為一個女老師，她固然可以是光鮮亮麗的，但最好還是素淨樸實，本分地恪守著合於「規範」的穿衣典律。於是，你可以感到大部份的老師對尋常丁恤配百慕達褲、真皮涼鞋的接受度，要遠高於小碎花細肩帶背心裙與黑白色調的夾腳涼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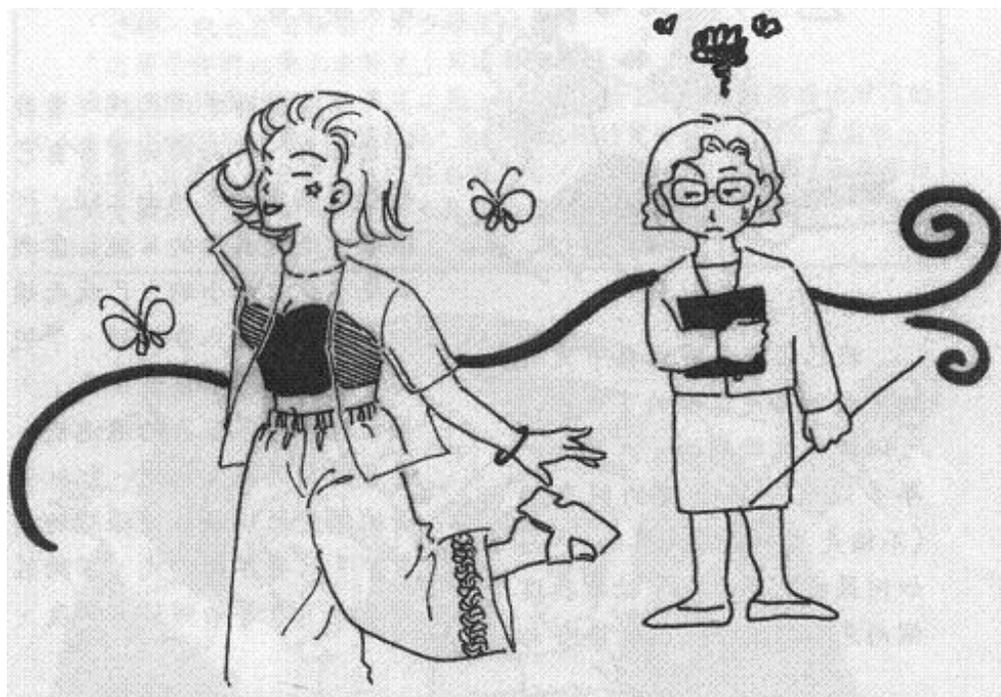
唯有壓抑才須反抗。當我自自在在、高高興興穿著自己新買鮮橘色大球鞋去上課，卻換來一道道異樣的目光；當我正慶幸身材嬌小的自己反而適合今年流行的八分褲時，學校同事們卻說它「怪里怪氣」更甯說那些果酸色的泡泡襪、星座圖案的紋身貼紙、紅紅黃黃的頭髮，以及藍藍綠綠的指甲了，只要不夠制式、不夠莊重老成，衣著的明度、彩度、樣式太跟著流行走，他們就受不了。現在想想，還是納悶：怎麼這些作育未來英才的老師們的心胸與眼界竟是如此狹窄？這些穿得「很像老師」的老師，會不會在無意中，便以他們的眼神教給了學生一種令人懼怖的剷除「異己」特質？



然而弔詭的是：未及30歲的我，竟是在經歷這一番社會洗禮之後，才意識到自己的青春不容浪擲，與其期待30年後再作個新新歐巴桑，不如現在先小心地不讓本錢給「賠」掉了！於是，只要我願意，每個課堂都可以是我的伸展台哩！豈不彌補了身材矮小的缺憾，又顛覆了老師的莊嚴形象？

《紅樓夢》的賈寶玉說：女人結了婚之後，便較男人來得更可惡、更可厭。他指的，應該是學習(或被迫學習)社會制約後的女子吧？每個人都會年輕過，都會是被傳統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慘綠少年，而不幸地，這種「多年媳婦熬成婆」的不自主戕害也跟著一直存在著。

「何不讓自己從他人、從下一代身上得到救贖呢？」我想對這些為人師表的人說。



[[性／別教育通訊首頁](#) | [性／別研究室首頁](#) | [出版訊息](#)]